

經部

#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十八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乾下離上

伊川先生曰大有序卦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夫與人同者物之所歸也大有所以次同人也為卦火在天上火之處髙其明及逺萬物之衆无不照見為大有之象又一柔居尊衆陽並應居尊執

柔物之所歸也上下應之為大有之義大有盛大豐有也易傳

大有元亨

伊川先生曰卦之才可以元亨也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吉謙亨是也有因其卦義便為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由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能元亨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吉謙亨是也有因其卦義便為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由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能元亨也又曰諸卦具元亨利貞則彖皆釋為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也不兼利貞則釋為元亨盡元義也元有大與善二義故也又曰元之在乾為元始為首出庶物之義它卦則為善為大而已又曰元之為

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不善乎事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於成也興而後有衰衰固後於興也得而後有失失非得則无失也至於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善為先也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雍曰乾坤四德諸卦有具之者皆自乾坤中得其一時一事非全有之也雖使彖釋无與辭亦不得與乾坤同如屯為屯之時元亨利貞臨為臨之時元亨利貞屯之元亨利貞已不

得施於臨臨之元亨利貞亦不得施於屯又安得如乾坤四德天地長久其用无窮哉故知四德支分派别散爲諸卦合之則爲乾坤矣譬之水焉潤溪沼沚江淮河漢以至於海皆水也其功皆能潤其德皆能生其力皆能載而大小相逺則有間矣乾卦言不言所利大矣哉者正所以别坤也諸卦不必辯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大有所有之大也離居乾上火在天

上无所不照又六五一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故為大有乾健離明居尊應天有亨之道占者有其德則大善而亨也本義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伊川先生曰言卦之所以為大有也五以陰居君位柔得尊位也處中得大中之道也為諸陽所宗上下應之也夫居尊執柔固衆之所歸也而又有虛中文

明大中（一无大中字）之德故上下同志應之所以為大有也　卦之德内剛健而外文明六五之君應於乾之九二五之一（有一體字）性柔順而明能順應乎二二乾之主也是應乎乾也順應乾行順乎天時也故曰應乎天而時行其德如此是以元亨也王弼云不大通何由得大有乎大有則必元亨矣此不識卦義離乾成大有之義非大有之義便有元亨由其才故得元亨大有而不善者與不能亨者有矣諸卦具元亨利貞則

彖皆釋為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也不兼利貞則釋為元亨盡元義也元有大善之義有元亨者四卦大有蠱升鼎也唯升之彖誤隨它卦作大亨曰諸卦之元與乾不同何也曰元之在乾為元始之義為首出庶物之義他卦則不能有此義為善為大而已曰元之為大可矣為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不善者乎事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興而後有衰衰固後於興也得而後有失非得則何以有為一作

失也至於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善為先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并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得盛位非所固有故曰大有　剛健故應乎天文明故時行并易說

藍田呂氏曰大有无所不容也

龜山楊氏曰卦唯一陰衆陽宗之故上下應而為大有也大有者盛大之時也柔得尊位大中以虛受之能有其大也是以元亨比以六五一爻成卦

之義言之也處大有之時而外有文明之德以濟之内有剛健之德以蓄之則物不能累矣剛健文明天德也故能應乎天而時行時行言有大而各當其可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謙以居之不自滿假者也以一柔而應五剛所謂不寶遠物所寶惟賢者也經曰富有之謂大業故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不如是不足以為大業光天之下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不如是不足以為尚賢也故六五之有不有其有者也六五之尚賢不簡於用賢者也太王居豳狄至則去之不有其有也舜明四目達四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不簡於用賢者也則大有之為大應天而時行蓋可知矣是以泰非不强且大也卒於二世而滅鄒魯非无賢也而卒不能舉曷足以稱大有之元亨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同人之六二不能大同者也非其位

也非其才也大有之六五能有大者也有大者包衆陽而有之其道孰大於此故大有者非獨有賢也无所不有也孔子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則履信思順而又尚賢不獨以尚賢為主也是以帝堯克明俊徳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皆堯之有也虞舜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皆舜之有也然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則堯之有以則天而為大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則舜之有

以人同天之大也故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者若舜之事是也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者若堯之事是也其爲元亨則一而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六四也六四畜之以巽是以小畜大有柔得尊位則有利勢得大中之道則得人心而又執柔履謙有而不恃故上下五陽皆應能有其大六五而言大中五者大中之位柔得之也故曰大有不言有大者大不可有

也此以六五一爻言有其大夫天下至大也有其大者未必能元亨致元亨者由乎其才內乾剛健也外離文明也剛健則不息文明則能順萬物之理而明有是德矣推而行之不失其時者隨天而行也蓋六五自同人之二固始以正矣以時而行是以元亨此合兩體推原六五言大有之才也才者能為是德者也同人曰文明以健大有曰剛健而文明何也同人九五健矣不言剛者剛天德不

可為首不言剛抑之也大有六五柔得尊位嫌於剛不足故言剛　健或曰大有師賓之道也曰大有尚賢自六五言上九乃有師賓之象彖言尚賢者唯大畜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大有至曰大有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五上下謂五陽其德剛健以下以卦德卦體釋卦辭應天指六五也本義　問大有卦應乎天而時行程說以為應天時而行如何先生曰是以時

而行是有可行之時語錄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伊川先生曰火髙在天上照見萬物之衆多故為大有大有繁庶之義君子觀大有之象以遏絶衆惡揚明善類以奉順天休美之命萬物衆多則有善惡之殊君子享大有之盛當代天工治養庶類治衆之道在遏惡揚善而已惡懲善勸所以順天命而安羣生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能大有非天道也乃天命也故曰順天休命遏惡揚善勉衆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火在天上因天之明則物无遯形矣君子觀火天之象以遏惡揚善夫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所謂休命者正命也善惡不當其實則非順休命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天之休命无時而或非所謂上不肖者時焉而已時者天之所不能違也遏惡云者尚

賢之世不使小人得雜乎其間是以舜命九官十二牧亦曰遏絶苗民四罪而天下咸服斯大有之道與說易

白雲郭氏曰明之為徳也大矣聖賢之所甚重而後世未之思也堯之巽位大事也曰明明揚側陋而已臯陶賡歌君徳曰元首明哉而已伊尹論終始慎厥與曰惟明明后而已商臣之諌高宗曰明哲實作則而已泰誓言元后曰亶聰明而已是以

古人稱君德率曰明王明后則明為君德之大也
故堯典稱堯曰欽明舜典稱舜曰文明五子稱禹
曰明明我祖仲虺言於成湯曰惟天生聰明時乂
詩人以大明稱文王非獨知明為君之大德亦以
見不明為君之大惡也伊尹放太甲于桐非有桀
紂之多罪也以不明而已由不明以充其惡是亦
桀紂耳故伊尹懼而放之太甲亦曰予小子不明
于德是知君之大惡莫大於不明也大有之象以

有大君之明德故名其卦曰大有也且離之為象在天為日之明在地為火之明在人為德之明今也火在天上又為人君明德之象安得不大有於天下也故象言火在天上以見至明居至尊至高之位而臨照四方雖衆陽之剛非資其明則冥行而已故天下之動晝行夜伏者无他焉其動以明為主故爾是知大有之卦以五陽而歸於一陰者非歸其柔也歸其明也人主明德天下歸之意也乃

若同人之象火在天下雖火為至明潛而在下不復有君德尊明之象是以同人則可語以大有則未也遏惡揚善明於人道也順天休命明於天道也堯授舜而舜受之明休命也舜舉十六相而去四凶明善惡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大有自姤一隂四變皆有惡與善之象惡者不正也善者正也乾陽休善也巽命也至於五變成離離為火火在天上明盛大有之時惡

者遏絶善者顯揚此豈人力之所能為哉順天休命而已故古者進賢退不肖之命謂之休命或謂之明命易傳

新安朱氏曰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則釁蘖萌於其間矣天命有善而无惡遏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於身亦若是而已矣本義　火在天上大有凡有物須是自家照見得方見得有无若不照見則有无不可知何名為

有　問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竊以為天之所以命我者此性之善也人惟蔽於非心邪念是以善端之在人心日以湮微君子倘能遏止非心邪念於未萌則善端始自發揚而天之所以命我者始无所不順如此而為順天休命若何先生曰天道喜善而惡惡遏惡而揚善非順休命而何吾友所說却似嫌他說得大要東小了說　問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先生曰天命有善而无惡當大有

時遏止其惡顯揚其善反之於身亦莫不然非止用人用人乃其一事耳語錄

東萊呂氏曰火在天上大有傳謂火髙在天上照見萬物之衆多而大有是有也昔未嘗无特不見而已課程己丑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大有之初未至於盛處卑无應與未有驕盈之失故无交害未涉於害也大凡富有鮮

不以害以子貢之賢未能盡免況其下者乎匪咎艱則无咎言富有本匪有咎也人因富有自為咎耳若能享富有而知難處則自无咎也處富有而不能思艱兢畏則驕侈之心生矣所以有咎也　在大有之初克念艱難則驕溢之心无由生矣所以不交涉於害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二應於五三能自通四匪其旁唯初无交故有害然非其咎易說

藍田呂氏曰大有之時以剛健居下物莫之與故无交害剛健美德卒非其咎處之不易有所畏難泰而不驕可以免咎

龜山楊氏曰以剛健之才而上无應困於一卦之下无交故也是以有害然匪其咎也以无交為害枉己以求之則有咎矣故艱則无咎夫君子厄於陳蔡之間无上下之交也其厄也非无害矣然道大不容何病則雖厄而聖人不以為害也當盛大

之時貧且賤焉恥也則无交宜有害矣故曰大有初九无交害唯大有之初爲然易說

兼山郭氏曰經云拔茅茹君子小人未有不以其類出者也況大有羣賢彙升以最下而无交此所以爲害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賢者當彙進之時而已獨在下以无交爲害疑於有咎矣疑於有咎而非咎者以无交之害非已自致故匪咎也大有尚賢之君將使野

无遺賢何患於不進哉難進易退士之常也不失是道則无咎矣故曰艱則无咎叔孫之毀仲尼臧倉之沮孟子无交之害如此而孔孟未嘗枉道以干之所謂艱則无咎也大有之時不以无交為害而初九最為卑遠者故獨有无交之害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九守正无交在它卦未有害大有柔得尊位大中上下應之而初九无交則害也正匪可咎艱以守正擇可而後交則无咎交道難不

可茍合也四來下初已乃可動此王丹自重之爻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居下上无繫應而在事初未涉乎害者也何咎之有然亦必艱以處之則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本義）　問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曰此爻本最吉不解有咎然須說艱則无咎葢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懼无有以為易而處之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

之然後无咎也語録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陽剛居二為六五之君所倚任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无過其才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如大車之材强壯能勝載重物也可以任重行遠故有攸往而无咎也大有豐盛之時有而未極故以二之才可往而无咎至於盛極則不可

以往矣　壯大之車重積載於其中而不損敗猶九二材力之強能勝大有之任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九二大有之時以陽居陰无所驕亢以剛居中無所偏邪可以任天下之重而行者也

龜山楊氏曰六五柔得尊位大中以居其上九二以剛健之才應乎下上下相與大車以載之象也剛中而不過故積而不敗其才足以任重而致遠故有攸往无咎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二天保之詩言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則大有柔得位而上下應之九二其著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伊尹也大車以載非伊尹不足以當之以此而往就湯可也就桀可也相湯伐桀可也放太甲于桐可也歸太甲于毫可也又何咎之有盖聖人道積於中无所往而不利故如大車之不可敗也九二有剛健之才柔

謙之德居中而无過其積於中者如此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五不有其大屈體下交九二而倚任之猶大車也坤為輿乾變坤為大車九二剛中而居柔剛則才勝中則不過居柔則謙順具此三者往之五以任天下之重猶車載也大有物歸者衆富有之時六五中而未極故有攸往无咎往之得正也盛極則不可往矣陽為重五中也積重其中而剛不傾撓積中不敗也大車以載者貴夫積

中不敗也大有六五而任小才不勝其任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剛中在下得應乎上大車以載之象有所往而如是可以无咎矣占者必有此德乃應其占也本義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體之上在下而居人上諸侯人君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

濵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專其有凡土地之富人民之衆皆王者之有也此理之正也故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為私不知公以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　公當用一无用字亨于天子若小人處之則為害也自古諸侯能守臣節忠順奉上者則蕃養其衆以為王之屏翰豐殖其財以待上之徵賦若小人處之則

不知為臣奉上之道以其為己之私民衆財豐則反擅其富強益為不順是小人大有則為害又大有為小人之害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非柔中文明之主不能察非剛健不私之臣不能通故曰小人弗克易説

藍田吕氏曰九三以剛居下卦之上猶公居卿大夫士之上也居羣臣之上而上迫於君如伊尹周公之心乃可以亨於天子小人居權勢之盛弗克

負荷必害于其家凶于其國

龜山楊氏曰九三居下卦之上人臣之尊位公侯之任也公者背私之名當盛大之時以其所有奉職貢而无私焉亨於天子之道也小人處之擅其有以為己私分朋陵僭之患生矣故小人害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三居下卦之上為臣之尊位方之九二之權或不足是為諸侯之尊大者矣先儒多以亨為享獨王輔嗣曰通也且天子饗諸侯皆於

祖廟上公備九獻之禮其為禮也莫加焉小人安能勝此享哉小人享之則其榮也適所以為害與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者公之位春秋傳晉文公將納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杜預曰大有九三爻辭也則卜偃時讀易作公用享于天子杜預亦然京房曰享獻也干寶曰享燕也姚信作享祀義雖

小畜然讀為享則同今從舊讀三五相交乾變離兌乾為天離為日兌為澤卜偃謂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是也夫天子施澤於下降心而說有粲然之文者莫如公之享于天子也天子享諸侯之禮必于祖廟六五承上九宗廟享于祖廟之象也上公備九獻之禮乃以圭瓚祼賓客設太牢體薦之俎備金石之樂升歌下管於獻酬之時王以琥璜黼黻束帛送爵坤離為文明三五相際

之象九三剛健而正與五同功故用此爻當天子之享則无驕亢矣若小人處之柔弗勝其任處之不當必有滿盈之害豈特害于而家哉三五既交易剛為柔聖人因柔以著戒焉易傳

新安朱氏曰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古者亨通之亨享獻之享烹飪之烹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為享于天子之象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小

人无剛正之德則雖得此爻不能當也（本義） 問公用亨于天子亨只當作享字看與王用亨于西山同先生曰公用亨于天子已有左氏所引可證如隨之王用亨于西山亦必是祭享之享无疑（語錄）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居大有之時已過中矣是大有之盛者也過盛則凶咎所生也故處之之道匪其彭則得无咎謂能謙損不處其太盛則得无咎也四近君

之高位苟處太盛則致凶咎彭盛多之貌詩載驅云汶水湯湯行人彭彭行人盛多之狀雅大明云駟騵彭彭言武王戎馬之盛也　能不處其盛而得无咎者蓋有明辯之智也晢明智也賢智之人明辯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於滿極也易傳

藍田吕氏曰彭如四牡彭彭之彭彭盛大也九四當大有之世居近至尊其勢盛大然以陽居陰不

以盛大自有明辨之知燭知事幾之必然故无咎也

廣平游氏曰舒王以匪其彭爲其旁不知所據何説且近君之位有下比之嫌恐非獨大有之時爲然伊川以彭爲衆多似於大有爲親一説彭有張大之意當大有之勢居近君之位輒據而矜之志於張大則羣賢解體天地鬼神亦且非祐矣此昧者所以敗也辨晳明之著也易説

龜山楊氏曰九四剛過乎中居大有之盛能匪其彭則无咎矣彭盛多也處多懼之地而有其盛多則害矣與小人弗克无以異也非明辨之晳何以與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賢者居近君之位特立獨行自進於君而无外交者九四是也故雖九三之剛德亦不與之親附而進焉此所謂匪其彭也如是則其明足以辨晳何咎之有九四離之初故知其有明德

子夏傳彭作旁伊川云如詩行人彭彭駟騵彭彭皆盛多之貌易說

漢上朱氏曰彭子夏傳讀作旁旁盛滿貌離大腹象也大有至四盛矣昧者處之盈滿而不知變安得无咎九四不安其位震見離毁懼而守正抑損不至於滿匪其彭故无咎所以然者以其明而辨於盈虚之理甚白也離為明兑口為辨皙荀氏作晰易傳

新安朱氏曰彭字音義未詳程傳曰盛貌理或當然六五柔中之君九四以剛近之有僭逼之嫌然以其處柔也故有不極其盛之象而得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晳明貌本義

問匪其彭只當依程傳作盛貌先生曰程說為優王弼作下比九三分權之臣蓋以彭為旁言專心承五常匪其旁因說王荆公上韓魏公啓云時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此事蓋譏魏公也語錄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當大有之時居君位虛中為孚信之象人君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盡其信誠以事於上上下孚信相交也以柔居尊位當大有之時人心安易若專尚柔順則陵慢生矣故必威如則吉威如有威嚴之謂也既以柔和孚信接於下衆志說從又有威嚴使之有畏善處有者也吉可知

矣　下之志從乎上者也上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以誠信事其上故厥孚交如由上有孚信以發其下孚信之志下之從上猶響之應聲也一有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九字威如之所以吉者謂若无威嚴則下易慢而无戒備也謂无恭畏備上之道備謂備上之求責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人威重有德望則人自畏服易曰厥孚交如威如吉君子以至誠交人然後有威重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君子至平易有何關防擬備惟以抑

抑威儀為德之隅儼然人望而畏之既易而无備則威如乃吉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大有之成體文明而剛健之主故能以至誠與下而下亦以至誠應之上下合德而无間故曰厥孚交如為大有之主髙拱尊位其明不可欺其健不可陵則人之畏之將如神明矣故曰威如吉彼且推赤心置人腹中其胸中坦然无疑忌誰肯用數以御下哉此太平之君子所以易而

无備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柔得尊位大中有孚也一陰在上以虛受之為衆陽所宗故上下應而厥孚交如也柔順而處剛則柔亦不跲威如之吉以德而不以力也所謂德威惟畏也易而无備者以此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此衆人之所謂信衆人之所

謂威況居大有之時履崇高之勢位者乎故先王垂衣拱手不下衽席之上而莫不承德以來王有道以先之也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其是之謂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盡君臣相與之誠故曰厥孚交如也凡為臣者皆以誠交非一臣也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大有之君以柔居尊而有衆賢雖盡相與之誠茍无克

愛之威亦且未為吉也交如親之也通誠信之道也威如尊之也嚴君臣之分也誠信之道已通君臣之分已嚴故能銷患於无形矣非明君盡惟幾惟康之道者不足以與此君臣上下信以發志孰為猜嫌之患是以易而无備也且初九之難進九二之積中九三之克享九四之匪彭各以其道而來親而尊之可謂有賢之極矣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終至於无為而治君臣賡歌都俞而已其

六五易而无備之吉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執柔守中以誠信交於下而其孚在二孚信之應也二交於五體異志同厥孚交如也二以誠信交五發五之剛志謂之發者五本有剛因二而發之信以發志積誠不已至於不怒而威則吉威剛嚴也六柔變九而在上威之象也大有之時人心安易若専尚柔順則下無戒備淩慢生矣二乾為易交五離變乾二復成離離為兵戈

下有戒備之象易傳曰夫以柔孚接下衆志悦從又有威嚴使之有畏善處大有者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大有之世柔順而中以處尊位虛已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歸之是其孚信之交也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故其象占如此亦戒辭也　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太柔則人將易之而无畏備之心本義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在卦之終居无位之地是大有之極而不居其有者也處離之上明之極也唯至明所以不居其有不至於過極也有極而不處則无盈滿之災能順乎理者也五之孚信而履其上為蹈履誠信之義五有文明之德上能降志以應之為尚賢崇善之義其處如此合道之至也自當享其福慶自天祐之行順乎天而獲天祐故所往皆吉无所不利也

大有之上有極當變由其所為順天合道故天祐助之所以吉也君子滿而不溢乃天祐也繫辭復申之云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履信謂履五五虛中信也思順謂謙退不居尚賢謂志從於五大有之世不可以盈豐而復處盈焉非所宜也六爻之中皆樂據權位唯初上不處其位故初九无咎上九无不利上九在上履信思順故在上而得吉蓋

自天祐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剛而下柔居上而志應于中故曰履信思順又以尚賢蓋五陽一陰又无物以間焉耳剛柔相求情也信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六五有至信之德而上履之故有履信之義五為大君而上九與衆陽同體而應之故有思乎順之義上九為明之極而自處无位之地推衆陽而進之故有尚賢之義能如是則无天災

物累无人非鬼責天人交助之宜其吉无不利也

自天云者理之必至非有求而得也伊尹將告歸旁求俊乂啓迪後人自不居其成功蓋用此道也

又以尚賢者體信順以處已而又以尚賢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五以柔順大中而履尊位有孚也上九居其上而應焉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信順天人所助也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厥孚交如而上九履之履信者

也不當有為之地而身退以安之思順者也賢人衆多不固位以妨之尚賢者也如是則不獨无人非自天且祐之矣使不居大有之世无崇高之位一能擇信而履之擇時而順之見賢而尚之雖曰人不知而不愠天其厭之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繫辭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六五之君實盡此而言於上九者非上九之才能得此

也蓋言大有之吉以此終也故象曰大有上吉則知此吉大有之吉也非止上九之吉也與小雅樂得賢之詩每章必終以壽考同意然大有之時不以无交為害獨初九畢遠有是患焉故象曰大有初九言大有之初九獨有是患也上九之吉大有之吉也故象曰大有上吉如言大有之極則終有是吉也聖人變文立義如此易說

漢上朱氏曰繫辭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

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此特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上九大有之極盛極則衰凶將至矣而上吉者以自天祐也

六五履信思順尚賢而人助之人助之則天助之吉无不利上五相易乾成兌兌為言而正信也坤順也乾為天兌為右右助之也上九動而正正則吉故曰大有上吉易傳

新安朱氏曰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

是能履信思順而尚賢也滿而不溢故其占如此

本義 問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先生曰上九以陽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者蓋陽從陰也大有惟六五一陰而上下五陽應之上九能下從六五則為履信思順而尚賢蓋五之交孚信也而上能履之謙退不居思順也志從於五尚賢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所以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象若无繫辭此數句此爻遂无收殺以此見聖

人讀易見爻辭有不分明處則於繫辭傳說破如此類是也語錄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陳春熙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十九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艮下坤上

伊川先生曰謙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其有既大不可至於盈滿必在謙損故大有之後受之以謙也爲卦坤上艮下地中有山也地體卑下山高大之物而居地之下謙之象也以崇高之德而處

卑下謙之義也易傳

謙亨君子有終

伊川先生曰謙有亨之道也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巽自處何往而不亨乎君子有終君子志存乎謙巽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慕於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終也

易傳　他卦皆有悔凶咎唯謙未嘗有它卦有待而亨唯謙則便亨羅氏拾遺

白雲郭氏曰繫辭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故謙為不居其德之稱德且不居則富貴崇高皆餘事矣孔子不居聖顏淵願无伐善无施勞之謂也然有德而不居亨在其中矣小人矜能伐功日損之道君子德日進而謙不已是有終也然一盈而有四害一謙而有四益是以君子拳拳而

弗失之矣易說

新安朱氏曰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内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謙之象也占者如是則亨通而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也本義　謙便能亨又為君子有終之象語録

東萊吕氏曰易六十四卦皆有凶爻此卦六爻无凶以能謙故也大凡學者要看謙卦當味伊川兩句曰達理則樂天而不競内充故退讓而不矜此

兩句乃入謙道之門葢天命所在自有定分初无一毫加損君子達其理則知求勝者徒然耳要之初无增損於其間也人惟中无所有則必誇人以為有譬如貧賤者恐人輕其貧賤必外以富有自誇无文學者恐人輕其无文學必外以詞采自衒實有者却不如此易說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

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康節先生漁樵對問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邪求之而可得邪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難逃矣天降之災禳之奚益修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於其間哉樵者曰有為善而遇禍有為惡而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曰何謂

分何謂命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邵子外書

明道先生曰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道上下理亦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言天且不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直謂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為天地矣謝顯道錄

伊川先生曰濟當為際此明謙而能亨之義天之道

以其氣下際故能化育萬物其道光明下際謂下交也地之道以其處卑所以其氣上行交於天皆以卑降而亨也　以天行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日月陰陽是也以地勢而言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　鬼神謂造化之跡盈滿者禍害之謙損者福祐之凡過而損不足而益者皆是也　人情疾惡於盈滿而好與於謙巽也謙者人之至德故聖人詳言所以戒盈而勸謙也　謙為卑巽也而其

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德實高不可加尚是不可踰也君子至誠於謙恒而不變有終也故尊光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止於下故光明　人樂尊之故光而不揜志下於人故人不能加天以廣大自然取貴人自要尊大須意我固必欲順已尊已又說已之情此所以取辱取怒也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尊者謙則更光卑者巳謙又如何踰之此天德至虛者焉以其

能謙故尊而益光卑又无人可踰蓋已謙矣復如何踰越也謙天下之良德並易說

藍田呂氏曰謙持盈若不足也艮以陽下坤之陰而有止所謂天道下濟而光明者也坤以陰而居艮之上地道卑而上行者也謙道雖主於自下然不可以不執中尊者之謙有所止則光夷王下堂而見諸侯是太不自尊而无所止招辱而已不足光也卑者之謙不可為物之所踰庶人召之役則

往役可也召之見則往見不可也可召而見是在
卑而可踰也以謙下人无有不亨尊卑之謙不失
乎中惟君子為能終之
龜山楊氏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也故高而不
危滿而不溢君子所以有終也自天道下濟而下
謙亨之道也夫謙德之柄也君子執之以為禮德
盛道尊而不居厚之至也故自下而人高之自後
而人先之所以尊而光卑而不踰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山非不高也地非不卑也髙者下下卑者上行謙之道也山在地上則為剥殺瘦之象也山在地中則為謙畜德之象也是故滿則招損謙則得益自然之理也天道下濟而光明者艮也地道卑而上行者坤也天之虧盈日月是也地之變流山河是也鬼神害福吉凶是也人之好惡得失是也故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有若無實若虛其謙亨之謂乎故在尊而光在卑而不可踰惟君

子能終之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天之虧盈日月是也地之變流山河是也鬼神害福吉凶是也人之好惡得失是也以此居尊則益光以此居卑則不可踰故惟有德君子能終之伊川曰以地勢而言則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雍曰四者非天地鬼神人有心如是其道自然如此故皆曰道艮之一陽即有天道下濟之象易說

漢上朱氏曰復三變剥四變皆成謙彖辭以剥上九言之者在上而降下者謙也處下而能卑者常也未足以盡謙之義上九降三六三升乎上此謙所以亨也尊卑相去其位不同於是情睽勢隔上下不能通尊者既屈卑者獲伸然後上下交而功勲成矣以天地言之天道下濟地道上行萬物化生其道光明而所以光明者陽濟乎陰也非謙亨乎曰濟曰光明者坎象也此以剥之上九六三升

降言謙亨也天陽地陰鬼神者天地之大用人也
者參天地而行鬼神者也天地也鬼神也人也以
分言之則殊以理言之則一故觀日月之進退則
知天道之虧盈矣觀山川之高卑則知地道之變
流矣觀人事之得喪則知鬼神之禍福矣觀物論
之取捨則知人情之好惡矣變禍為害者言不利
也是數者无不以盈為去以謙為尚九在上盈也
三往損之則為虧盈為變盈為禍盈為惡盈三在

下謙也九來益之為益謙為流謙為福謙為好謙流之者坎也益之福之好之者陽也此再以上九六三論盈虛之理明謙也九三自上位降而言之則尊而光天道下濟是也自九三卑位言之則卑而不可踰山在地中是也謙之為德其至矣乎所處尊矣道則彌光也所執卑矣而德則彌尊也君子觀諸天地驗諸幽明故處卑而不爭居尊而能降愈久而不厭乃能有終故曰君子有終此再以

九三言君子體謙而終也上者外卦之終三者內卦之終也以卦氣言之小寒也故太玄準之以少

易傳

屏山劉氏曰聖人明為善之大端使人向焉而不誘人以利心苟有冀焉不如其已謂人之為善苟有所希冀不如已之不為也謙者盛德之事也易但言其終吉而已安而行之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言之法也有曰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意同言異病行之有冀

是計効課功也利心存焉出于矯激反悖其性有所歆慕益亂其真故无利心而為惡其惡可移有利心而為善其善日隳大躁静其容大辨訥其口貪倚廉為地佞假眞為媒非无善迹也利心存焉泯泯棼棼多見資吾術借聖言以濟其私者矣周公吐哺握髮謙之至也豈以此來天下之士而沽一時之名乎非也何為拳拳勤勤若是邪成其已也易曰謙以自牧謙之妙用也周公所行安有利

心哉屏山文集

新安朱氏曰謙亨言謙之必亨變謂傾壞流謂聚而歸之人能謙則其居尊者其德愈光其居卑者人亦莫能過此君子所以有終也本義　變盈流謙揚子雲言山殺瘦澤增高此是說山上之土為水漂下來山便瘦澤便高　虧盈益謙是自然之理鬼神言害言福是有些造化之柄　問鬼神是造化之跡既言天地之道又言鬼神何邪先生云

天道是就寒暑往來上說地道是就地形高下上說鬼神是就禍福上說各自主一事而言耳　謙之為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本无物若事業功勞又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以尊而行謙則其道光以卑而行謙則其德不可踰尊對卑言伊川以謙對卑說非是但聖人九卦又引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此是說卦

體語錄

東萊呂氏曰聖人言天地鬼神人道无不好謙然人多不能好謙何也不能捨已故也不能捨已則好勝人之心生欲求其尊必自高大欲求其光明必自眩露欲求其不可踰者必自高抗不知求尊者當自下求高明者當自隱求不可踰者當自卑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常人之所謂謙乃易之所謂尊而光也常人之所謂卑乃易之所謂不可踰

也君子之終者君子能達謙之理至於終吉也易說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明道先生曰謙者治盈之道故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地體卑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外卑下而内藴高大之象故為謙也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藴其崇高也若言崇高藴於卑下之中則文理不順諸象皆然觀文可見君子以裒

多益寡稱物平施君子觀謙之象山而在地下是高者下之卑者上之見抑高舉下損過益不及之義以施於事則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易傳

謙君子所以有終故不言吉裒取其多而增益其寡天理也羅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隱高於卑謙之象也　易大象皆是實事卦爻小象則容有寓意而已言風自火出家人家人之道必自烹飪始風風也教也盖言教家人之道

必自此始也又如言木上有水井則明言井之實事也又言地中有山謙夫山者崇高之物非謙而何多者寡者皆量宜下之說易並

龜山楊氏曰地中有山謙高者下之謙之象也多者裒之寡者益之是謂稱物均一无偏陂之私是謂平施蓋取虧盈益謙之義說易

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而平施之茲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何謂稱物遠近親疎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

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與伊川書附西銘解
兼山郭氏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
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
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故非謙也裒多益
寡德之盛也稱物平施禮之功也故孔子曰德言
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謙地類也故象以地見其義地卑而
山高理之常也今地在上益之也山在下損之也

非以山居地中為山謙也乃以地謙而致益也是為變盈流謙之義裒多益寡者損有餘補不足之道也稱物平施者裒多益寡之道也裒多益寡見於彼者也稱物平施行乎此者也天地鬼神莫不皆然故君子法之以此此君子有為之道易說

漢上朱氏曰裒鄭荀諸儒讀作捊取也字書作掊山在地中則高者降而下卑者升而上高卑適平劉表曰謙之為道降已而升人者也以象考之上

三陰多也下二陰寡也艮為手掊也故君子取有餘益不足以貴下人則貴賤平矣以財分人則貧富平矣以德分人則賢不肖平矣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所謂平者非漫无尊卑上下差等也稱物而施適平而止平者施之則也坎為水天下之平施者無若水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卑藴高謙之象也裒多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損高增卑以趨於平亦謙之

意也本義　裒多益寡便是謙稱物平施便是裒多益寡　問謙卦裒多益寡看來謙雖是若放低去實是損高益低使教恰好不是一向低去先生云大抵人都見得在已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抑已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語錄　又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小大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

西銘之作意盖如此程子以為西銘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盖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无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敝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旨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无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

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者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為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无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

西銘解義

廣漢張氏曰陳平甫問心无内外心而有内外是

私心也非天理也故愛吾親而人之親亦所當愛敬吾長而人之長亦所當敬今吾有親則愛焉而人之親不愛有長則敬焉而人之長不敬是心有兩也是二本也且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二本可乎荅曰此緊要處不可毫釐差蓋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等差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稱物之輕重而吾施无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若墨氏愛无等差即是

二本伊川先生答楊龜山論西銘書當熟玩味南軒

集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伊川先生曰初六以柔順處謙又居一卦之下爲自處卑下之至謙而又謙也故曰謙謙能如是者君子也自處至謙衆所共與也雖用涉險難亦无患害况居平易乎何所不吉也初處謙而以柔居下得无過

于謙乎曰柔居下乃其常也但見其謙之至故爲謙謙未見其失也　謙謙謙之至也謂君子以謙卑之道自牧也自牧自處也詩云自牧歸荑傳並易　自牧歸荑卑以自牧之意荑柔順意朱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牧逸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六以陰居下其謙不一故曰謙謙君子能止於始而上无偏應可以涉難而無害

龜山楊氏曰以柔順之資居一卦之下謙之至也

故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謙之為德天地神人之所共與用是而往雖涉險難无不濟矣故吉易說

恂恂一於誠也與國人交止於信故在鄉黨所先如此似不能言者以卑自牧不以言知先人也

蓋鄉黨尚齒故其自牧如此語解

兼山郭氏曰初六謙之言虛也中虛以涉難庸有不濟者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卦之六爻三言吉三言利是知謙之

為道天地人鬼之所貴也謙謙者謙而又謙也謙而又謙是為有終君子能之昔舜戒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曾子稱顏淵曰有若無實若虛是知謙謙非君子不能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是謙為滿之反亦有虛之象也乘木舟虛故用涉大川吉易於乾健之才多言利涉大川如謙與中孚皆以虛而有濟耳卑則謙之道也卑以自牧言又能自養其謙以至

於謙謙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六本復之六三以柔退居謙之下謙之又謙者也謙謙故能得衆用之可以犯大難況居平易乎三坎為大川初動之四成巽股涉大川也自牧者自養也牧畜者擾之得其宜一童子自後鞭之足以制其剛夫然後其剛可用也坤為牛艮為少男初處柔在内其動剛卑以自牧也君子卑以自牧則能謙謙則能得衆此爻施之於自

牧則可施之於他則卑已甚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柔處下謙之至也君子之行也以此涉難何往不濟故占者如是則利以涉川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初六凡事不可太甚惟謙无窮極故謙而又謙雖涉大害亦吉卑以自牧人之病莫盛於有矜心勝心必欲醫此病須用謙譬如病之深者用藥過多亦无害欲救矜勝之心雖謙而又謙亦无害故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須著意看此

四字牧如牧牛馬之牧牛馬不牧則蹊人之田傷人之稼人不以謙自牧則矜勝之心必為害易說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柔順居中是為謙德積於中謙德充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故曰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為貞且吉者有為得貞一有正字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

二之謙德由至誠積於中所以發於聲音中心所自

得也非勉一有强字為之也並易傳 六二鳴謙處中得正而有德者故鳴謙者乃中心得也羅氏拾遺

横渠先生曰體柔居正故以謙獲譽與上六之鳴異矣故曰貞吉易說

藍田吕氏曰六二以柔居下體之中謙道之至美故其聲遠聞反之中心而无慊君子之所固守而獲吉也

龜山楊氏曰六二柔履中正謙德之盛也故和順

積中而英華發外其鳴也出於中心之自得與鳴豫之鳴異矣是以貞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則鳴者聲必遠聞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則聲之有聞必有應焉六二得位得中謙德著聞而貞吉者也得位得中則非在陰之幽近於九三又非于天之遠況九三方以功下人如謙之近而有聞者无不應矣中心得者非有心於鳴以感人於外者也

蓋脩德於内而自然有聞者其得自於中心故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謙自初六卑以自牧積其德至於六二柔順而中正其樂發於聲音而不自知故鳴謙動成兌兌為口為說雖鳴也而非求應以正為吉吉自有也是以求福不回守正而已非中心自得无待於外者能之乎何以知其自得以鳴謙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且吉也其

占如此本義 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正則吉蓋六二以陰處陰所以戒它要貞謙而不貞則近於邪佞上六之鳴却不同處謙之極而有聞則失謙本意蓋謙本不要人知況在人之上而有聞乎此所以志未得語錄

東萊呂氏曰六二鳴謙是謙之發於聲音者也然而謙之鳴當觀其所發處其發也出於真心則吉使其不出於真心而發於聲音笑貌則有凶易說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為衆陰所宗履得其正一作位為下之上是上為君所任下為衆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故曰勞謙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身當天下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謙恭自牧夔夔如畏然可謂有勞而能謙矣既能勞謙又須君子行之有終則吉夫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平時能謙固已鮮矣況有功勞可尊乎雖使知謙之善勉

而為之若矜負之心不忘則不能常久欲其有終不可得也唯君子安履謙順乃其常行故久而不變乃所謂有終則吉也九三以剛居正能終者也此爻之德最盛故象辭特重

能勞謙之君子萬民所尊服也繫辭云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功以存其位者也有勞而不自矜伐有功而不自以為德是其德弘厚之至也言以其功勞而自謙以下於人也德言

盛禮言恭以其德言之則至盛以其自處之禮言之則至恭此所謂謙也夫謙也者謂致功以存其位者也存守也致其恭巽以守其位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是以能終吉也夫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為保其位而為之也而言存其位者蓋能致恭所以能存其位言謙之道如此如言為善有令名君子豈為令名而為善也哉亦言有令名者為善之故（一作効）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中心安之也有終則吉人所難能（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居下體之上其才剛其德止謙尊而光者也為上下五陰之所歸而安於下體德有所止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者也德有止則可以有終位非中則慮其不克終故戒之以有終吉

龜山楊氏曰卦惟一陽衆陰宗之止於下體而不過勞謙君子也禹之不矜不伐而天下莫與之爭此勞而謙君子所以有終而萬民服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三以一陽而為衆陰之主衆陰宗

之而俱與之有終則其為勞也大矣勞而不伐是曰勞謙非君子能之乎故惟君子有終吉唐虞之際能盡勞謙之道者其禹歟克勤于拜而至於九功惟敘所謂勞也不自滿假而拜昌言所謂謙也至於詢謀僉同鬼神其依則天地人鬼莫不從有終之吉大矣萬民服者特其一而已然卦以一陰為主者難以一陽為主者易陰常失之不足非有至明之德不能也大有同人是也陽常失之太過

非有至中之德不能也師比是也謙豫近師比而德不同者非中故也故謙以德下人則民服豫以順合衆則得志皆不失損剛從柔之道於中為近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坎勞卦三與五同功九三勞而有功以陽下陰安於卑下艮見兊伏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君子致恭以存其位之道也内卦以三為終故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夫有血氣者必有爭心故

有能而矜之有功而伐之未有不爭爭則危矣九三致恭上下五陰宗之萬民服矣其誰爭之所以能存其位存其位所以有終吉也萬盈數合乾坤陰陽之策乃盈是數唯天地之元始生萬物足以當之易言萬國萬民萬夫大之辭也易傳曰古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卦惟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難故有終而吉占者

如是則如其應矣本義

東萊吕氏曰九三居下體之上甚高之處大抵人自有驕矜之心又加之以功勞必益自尊安能謙惟君子雖有功勞而謙則有終此所以為吉民之所以不服者以上之人求以勝之故耳今君子雖有功勞尚以謙自處宜萬民之服也易說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伊川先生曰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謙

柔自處九三又有大功德為上所任衆所宗而已居其上當恭畏以奉謙德之君卑巽以讓勞謙之臣動作施為无所不利於撝謙也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動息進退必施其謙蓋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故也　凡人之謙有所宜施不可過其宜也如六五或用侵伐是也唯四以處近君之地據勞臣之上故凡所動作靡不利於施謙如是然後中於法則故曰不違則也謂得其宜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裒多益寡无不盡道舉措皆謙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四以陰居陰其體則順謙之至者也然居上體之下卑而不可踰者也居謙之時卑不可踰不至卑柔不失乎法則之中故指撝進退无所不利

龜山楊氏曰六四履近尊之位上承下比无所不用其謙則不違則矣蓋物各有則或過或不及皆違則也故曰无不利撝謙撝言發撝也初六處一

卦之下自牧而已二則中心得而已三之勞謙不伐而已四則異於是上承柔巽之君下比勞謙之臣非撝謙不足以存其位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四以柔順之德兼四益之道天地人鬼何所不利哉故曰无不利然四有近君之權能撝而不有以尊勞謙之臣可謂得謙之道者矣合謙之道而无過焉故曰不違則也觀帝堯曰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有鰥在下曰虞

舜若四岳者可謂撝謙矣伊川曰撝如手之撝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四坤體柔順而正上以奉六五之君下以下九三勞謙之臣上下皆得其宜故曰无不利撝謙艮為手止也震起也手止而復起有揮散之象六四揮散其謙之道布於上下撝謙也所以奉上下下无不利者非事是君為容悅也非持祿養交也不違其則而已人之大倫天下之正理

也理之所至天地萬物之所不能違故謂之則不違其則无往而不得其宜則无不利矣子夏曰撝謙化謙也言上下化其謙也京房曰上下皆通曰揮謙是也謂三撝之四化之誤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其占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故戒以更當發撝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也不違則言不為過本義　撝謙言發撝其謙蓋四是陰位又在上卦之下九三之上所以

更當發撝其謙不違法則　撝謙是合如此不是過分事故某解其象云言不為過不違則是不違法則

語錄

東萊呂氏曰六四无不利撝謙聖人作易只是教人處事且如今人方在難處之地而人教之以處之之道其幸如何四當大臣之位上有謙順之君下有勞謙之臣而已居其上須有處之之道如撝謙乃可如漢之楊敞車千秋當霍光上官事惟聽

光所為却不足以當之蓋敞千秋乃无能而已易說

又曰楊敞車千秋之流不足以當之已丑課程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伊川先生曰富者眾之所歸唯財為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眾所歸也故不以富而能有其鄰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為人君而持謙順天下所歸心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須

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用行侵伐也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蓋五之謙柔當防於過故發此義　征其文德謙巽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之過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六五以柔中居尊位其體又順不以威武臨天下者也然至於侵伐者得道者多助廹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故所征皆服也造攻自鳴

條朕截自亳其迫而不得已可知矣

龜山楊氏曰六五柔得尊位大中處謙之時以謙接下者也謙德之光而人之從之也輕故能不富以其鄰不富言以德而不以利合也夫侵伐先王不得已而用之非治世之利也然人君執謙以涖下不富而以其鄰宜无不從矣而猶有不服者焉縱而不治則亂羣必矣故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以侵伐為利惟謙之時為然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尊位大中而謙以處之德盛禮恭統和天人而无間者也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其理如是也孔子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猶曰不服而後征蓋无不服无征可也六五全德之文故戒之其詳如此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无遠弗屆蒲招損

謙受益時乃天道其斯之謂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孟子有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雍曰謙之為卦五陰一陽陰虛之象以乾坤之策言之亦已耗矣故為不富不富非足也與泰之六四同義而六五尊位大中謙以居之德盛禮恭之主是以為衆所歸而能有其鄰也以其鄰

故多助多助則戰必勝故利用侵伐也征不服者蓋有不服則征无不服則勿征也昔禹之徂征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无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蓋謙以德為主有謙之德則无不利其於侵伐用與不用在上之人耳非必於用師也六五坤道不足而不富故容有不服之征九三陽道有餘而有終故萬民无不服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陽實富也陰虛貧也鄰謂四與上也

以用也能左右之也富而能以其鄰者常也不富而能以其鄰者以六五處尊位而謙虛也能以其鄰則能得衆得衆故利用侵伐无不利五動成離坎上與四變有弓矢甲冑之象以其鄰也動之二入坎險侵伐也征者上伐下以正而行也司馬法曰負固不服則征之聖人慮後世觀此爻有干戈妄動不省厥躬者故發之曰征不服也六五謙虛六二恃險不應乃可以侵伐禹征有苗是也若我

不謙虛彼不肯服自其宜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為不富而能以其鄰之象蓋從之者衆矣猶有未服者則利以征之而於他事亦无不利人有是德則如其占也本義　富以其鄰言以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不富以其鄰言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語錄

東萊呂氏曰六五利用侵伐須先有不富以其鄰蓋我處人既盡而猶有不服方可用侵伐易說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柔處柔順之極又處謙之極極乎謙者也以極謙而反居高未得遂其謙之志故至發於聲音又柔處謙之極亦必見於聲色故曰鳴謙雖居无位之地非任天下之事然人之行已必須剛柔相濟上謙之極也至於太甚則反為過矣故利在以剛武自治邑國已之私有行師謂用剛武征邑國謂

自治其私　謙極而居上欲謙之志未得故不勝其切至於鳴也雖不當位謙既過極宜以剛武自治其私故云利用行師征邑國也並易傳　上六鳴謙乃有求者也有求之小止於征國邑而已故曰志未得也

羅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下應於三其迹顯聞故曰鳴謙最上用謙為衆所服故利用行師然聲鳴其謙必志有求焉非如六二之正也三止於下如邑國之未賓也一云

鳴謙則師有名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六以柔居最上之位與六二同德其聲皆可以遠聞然二居艮體之中正而得中中心得上居坤體之末至順而无位可以小有為不可以大得志

龜山楊氏曰上六處謙之極過乎謙者也在一卦之外髙而无民雖鳴而天下无應之者與鳴鶴在陰異矣故曰志未得也然君子行有不得則反求

諸巳故曰利用行師征邑國也邑國私於巳者也

征邑國自治也不用剛克而能勝巳之私者未之

有也故利用行師征邑國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六之鳴異乎六二之鳴也六二之

鳴非有求於應而欲人之聞之也其聲之自聞而

人自應之也所謂聲聞无遠而弗聞行无隱而弗彰

者也上與三為應也有應而鳴以聲感三也九三

止而不求又且為衆陰之主而无私焉此上六所

以志未得也終以其應而有助故可用行師征邑國而已邑國小也非无不利之師也可者僅辭也

謙道本亨六爻无凶咎悔吝危厲之變以此知德盛禮恭之事天地人鬼无不宜者矣然謙之爲德非有挾泰山超北海之難能而人每患其不能行者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故卦皆以君子爲言君子无大過人者特能行之耳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五征不服上六又曰征邑國者征

邑國非侵伐也克已之謂也君子自克人欲盡而天理得則誠誠則化物无不應有不應焉誠未至也上六極謙至柔九三當應止於下而不來故鳴陰陽相求天地萬物之情坤為牝應三震有鳴之象故曰鳴謙鳴而求應志未得也然則如之何反求諸已而已其在勝已之私乎克已則无我物我一則物亦以誠應之矣坤在諸侯位為國在大夫位為邑上至二體師上以正行之三征也三之上

坎險平征邑國也故曰可用行師征邑國也易傳

曰邑國己之私有也征邑國謂自治其私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師然

以其質柔而无位故可以征己之國邑而已陰柔

无位才力不足故其志未得而至於行師然亦適

足以治其私邑而已本義 用之問謙上六云鳴謙

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志未得也如何曰為其志

未得所以行師征邑國葢以未盡信從故也 問

程易說利用侵伐蓋以六五柔順謙卑然君道又當有剛武意故有利用侵伐之象然上九亦言利用行師如何先生曰便是此等有不通處　問謙是不與人爭如何六五上六二爻皆言利用侵伐利用行師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若以其不服而征則非所以為謙矣先生曰老子言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終

如脫兎敵不及禦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所以利用侵伐也葢自初六積到六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人服之尚更不服則非人矣故利用侵伐也如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　問謙上六志未得也先生曰志未得所以行師亦如六五之意又問謙上六何取象於行師先生曰坤為衆有坤卦處多言師如泰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之類坤為土土為國故云征邑國也以此見聖

人於易不是硬做皆是取象因有這象方就這上面說（並語録）

東萊呂氏曰此一卦兩鳴謙在六二則好在上六則不好六二處得中正上六謙之極發於聲音故宜以剛武自治大抵謙固美事若一向只見於聲音却不濟事須就内以剛武自治其邑國則可六五上六利用字須仔細看（易説）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十九